《太平天国军事史》简评

沈　渭　滨

军事科学院张一文研究员的新著《太平天国军事史》，已由广西人民出版社作为"太平天国史丛书"的一种，推出面世。全书35万字，分"战争"与"军事"两编，系统扼要地论述太平天国的军事斗争、军事制度和军事思想。我读了之后，觉得这部著作既注意吸取学术界已有成果；又不囿成说，在研究视野上有所拓展，在史事评析方面迭创新意，是一部富有军事史特色的专著，基本上代表了八、九十年代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

说本书在研究视野上有所拓展，一是指它在太平天国战争史的论述中，作者借助于现代军事学说对战争的分析框架，把历时十余年、数以千万次计的庞杂战争现象，梳理为战争、战役、战斗三个层次，并根据"以古鉴今"的原则，"详其要者，略其次者"，即着眼于战争全局与全过程，着力于战略战术的运用及其得失的评估，力求从战争主体上总结成败得失的历史教训。二是指它在谋 篇布局上与已经出版的太平天国史著作有所不同。以往的著述数量众多，但大多属于断代性通史，包罗万象而以政治史为主线，军事仅其中一部分内容；冠以军事史之名的专史著作，据我所知，在此之前仅郦纯先生的《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一种。通史性的著作主要叙述太平军的战争，军事方面仅就太平军编制、营制、供给制度等问题作一般性介绍；专史即郦纯先生的著作虽用功极深，但全书5大册只是详细记叙了太平军的各次战斗过程，军事体制、装备训练等方面概付阙如。本书则以全书一半的篇幅叙述太平天国的军事制度和军事思想，对太平军的领导体制与军队编制、军纪与军事训练、兵器装备与筑城、后勤保障体制、阵法与战法、战略指导以及军事思想，都各设专章、详为研讨。这样，本书在以下两个方面显出了优长与特色：

一是改变了以往研究战争时不分层次、着眼于战斗过程描绘，把军事作为政治史附庸的研究程式。本书作者在叙述太平天国主要战役和重要战斗时，致力于考察敌对双方战略战术方针的确立与运用，战法阵法的展开与变化，攻防体系的建立及其在实战中的作用，主帅的军事素养与实战经验对战斗成败的影响等军事要素，尤其把战略战术的运用是否合理、得当，作为观察分析战局得失的重要评估指标，这就使本书充分显示出军事史专著的特色。特别是由于作者详尽介绍与叙述了对全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20余个战役，如1853年攻克南京战役，北伐、西征战役，1856年一破江北、江南大营战役，1860年二破江南大营战役，1861—1862年安庆保卫战和1864年天京保卫战等，而对那些与战争成败关系不大或没有关系的战役、战斗一概从略，这就避免了前人在战争史著述中不分层次、不分主次、大小战斗一概叙述的缺陷，显得主次分明，轻重有致，富有立体感与纵深感。

二是与以往认为军事史主要是战争史、甚至等同于战争史的看法不同，作者把军事制度史、军事思想史等静态的内容引进军事研究，从而使本书既包含动态的战争史，又包含静态的制度史，在军事思想的研究中，既有战略战术的内容，又有思想载体的兵书介绍，成为一部动静

结合、内容丰富的军事史专著。

正是以上两个方面的优长与特色，使得本书具有雅俗共赏的可读性：一般读者因其条理明确、轻重有致而易于把握太平天国军事形势的消长起伏及其失败的军事方面原因，因其内容丰富、方面广泛而激发阅读兴趣；熟悉太平天国史的专家，则可能从本书对太平天国时期敌对双方的战略战术评价中，引发再研究和再思考的冲动。

本书在史事评析方面的新意，主要表现在战略问题探讨和军事思想的论述中。作者是我国知名的近代军事史学者，尤其长于军事战略的研究。对太平军的战略诸如前期作战方针、后期作战方针、二次西征及安庆保卫战的战略问题等，都有长期、深入的研究，发表过见解独到的论文。这次写作本书时，除在上编战争部分对每次重要战役、战斗的叙述中加强战略得失的检讨外，还在下编军事笔记中特设《太平军的战略》一章（本书第十九章），按历史顺序，对太平天国战争史上各个阶段的战略决策和战略指导，予以系统、充分的评论。又在该章之末，以《简要的回顾》为题，把各个阶段的战略联为一个整体进行观察，从战略指导的实施得失对战争成败的关系中，说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最终归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战略指导上的一再失误。这样，本书关于战略问题的论述既在各次战役、战斗的叙述中有所涉及，又集中于专章评析之中，显得极为厚重突出。这种谋篇结体的做法，不仅为它书所未见，颇有新意；而且也是作者自身研究水平的集中反映，从中可知研究的深度与力度。

史学研究，贵在创新。所谓新，不外乎观点、方法两途。作者在战略问题的论析中，这两方面都有不少可观之处。例如关于太平军初起时的战略进击方向，有人根据《李进富供词》，认为太平军有“向东图粤”的意图，进而论定太平天国领导层内部有“东西之争”，即广东派与广西派之间争权夺位的斗争。作者在本书中分析了当时太平军与清军的军事态势及广东的政治军事环境，认为广东不比广西“宽松”；又举洪秀全、冯云山由广东去广西传教及后来陈开、李文茂由广东转移至广西建国称王的史实加以论证，再根据太平天国与清方的文献记载，指出太平天国领袖们在广西转战时已有打到金陵的打算，这与洪秀全要“开创新朝”的总意图相吻合。因之，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决不会作出违背自己总战略意图的“向东图粤”的错误决策。作者指出，单凭一例史料，就论定领导集团在起义之初就置全军生死于不顾而热衷于权位之争，“论据似嫌不够充分”。显然，作者这种普遍联系、相互印证的分析方法，比单向思考更具说服力，所得结论也就更使人折服。

再如关于建都金陵的战略是否错误，历来有不同看法。作者在本书的论述中，不拘泥于建都本身的分析，而是把建都作为太平天国前期战略方针的一个承前继后的重要环节，从攻占金陵后该不该驻止建都，若在金陵建都，则下一步应取何种战略，若要扫北，则北伐时机是否成熟三个问题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地进行分析，得出了在金陵建都决非战略错误，而是太平天国既定政策的兑现，是从以往流动作战提高到有后方依托作战新阶段的表现；问题在于建都之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置天京城外江南、江北大营于不顾而进行西征、北伐，犯了战略上分兵的错误。这也是太平天国领导人违反普通常理作出了战略背离政略的错误决策，反映了军事思想的混乱，即在战略上轻敌冒进，战役战斗上却畏敌保守的奇特现象。作者认为，正确的决策应是建都金陵后，暂不北征，集中兵力消灭江南、江北大营，扩大以天京为中心的根据地，逐步创造条件达到己强敌弱，最后犁庭扫穴、夺取全国政权。很明显，作者采取的是形式逻辑与历史逻辑相结合的论证方法，并且以历史上5次农民起义军攻占京城的成败为参照，使论证过程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所得结论，相对于建都问题上各执一词的意见，显得持平而易为大家接受。

类似的精到分析，在安庆保卫战和太平军后期战略的论述中也时有所见。

如果说，战略问题的研究既是作者之长，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那么本书有关太平天国军事思想的论述，则是作者向学术界提出的一个新课题。作者从太平天国领袖的战争观、建军、治军思想、作战指导思想以及太平天国兵书等方面，论证了太平天国军事思想的构成与内涵。应该说，作者所涉及的上述每个方面，学术界都曾注意到，也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很少有人把它们综合在军事思想的框架之中；换言之，很少有人对太平天国的军事思想作过系统完整的研究。从这一角度言，本书把太平天国军事思想列为专章，无疑是引人注目的一个新内容。从这一章作者的叙述分析看，所说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且条理分明、渊源有自，很象一个理性认识的体系。但是，若进一步深究，我觉得有许多问题仍可斟酌讨论。例如，作者认为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战争观是“主张运用暴力手段来解救广大被压迫被奴役人民群众”（第 413 页），或者说是“革命的战争论者，武装反清的思想是很明确的”（第 416 页）。首先，从战争观的基本内容来说，武装反清还不能构成战争观的基本内涵。其次，作者的这一概括也并非洪秀全自己的观点，可能他还认识不到反清就是革命，就是解救被压迫被奴役的群众。再次，这种认识的依据是学者们对洪秀全所撰宗教作品的解释与理解，如果不这样理解和解释，按其原文或许还得不出如作者所概括的上述战争观。

再如作者所说的建军治军思想分三个方面进行论证，从所列的内容看，一是军队编制，二是圣库制度，三是军纪与宗教灌输。其实，编制主要是一个技术问题，很难说必定是“从严治军思想”的反映（第 417 页），如按此逻辑，任何时代任何军队的编制，都可说成“从严治军”了；至于把军队编制说成是“贯彻从严治军思想的组织基础”，这种表达方式显然是太现代化了。同样，把圣库制度说成是“从严治军思想的重要体现”，也很勉强。事实上，圣库制度很早就已被领袖们自己破坏，“严”亦难矣哉！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太平天国领袖们是否已经在“战争观、建军治军和作战指导”等问题上达到了“理性认识”（第 413 页）？换言之，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究竟是否形成了具有理性认识程度的军事思想，也是值得商榷的。

总之，我认为上述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讨论。作者的可敬之处，在于向学术界贡献出自己多年来研究的认识和见解。作为一家之言，不仅使本书增色，而且对学术界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也是一个有益的促进。

如果说本书有什么不足，那主要是全书的结构体系问题。作为太平天国军事史的研究专著，作者还没有能提出一个系统的可供讨论的军事史框架。按现代军事学说，军事史除战争史外，还包括制度史、技术史、军事学术思想史等方面的内容。现在全书分为战争、军事两大板块，很难说象一个完整的军事史框架。正如作者所言：“这样在篇幅上虽较平衡，但却存在一个逻辑上难以解决的矛盾，即军事本应包括战争，战争本不应自外于军事”（第 2 页）。当然，这一结构上的缺陷是可以理解的。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军事史是以战争史或是制度史为主体，或者是综合各方面构成体系，一直有不同看法，远未形成共识，至今尚未出现一个和谐的令人信服的军事史体系，自然不能苛求于作者。但说实话，对作者这样一个研究有素的军队学者来说，拿出这种两大板块结构，多少有点令人遗憾。